

小袖
說珍

海棠
魂

上海
商務印書館

戊申年六月初版
中華民國主年七月五版

(海棠魂一冊)

每册定價大洋壹角伍分
(外埠酌加運費)



原著者
譯述者
發行者
印刷所
總發行所
分售處

海棠魂

第一章

香港維多利亞旅舍。一夕方值溽暑。電燈光線瀉地如水門。外人力車轆轤行市上。響如殷雷。旅人聞之。鄉思客愁。咸爲車聲拽起。時鐘鳴已報十時。有三人赴彈子房打彈子。一曰奔衛露。爲銀行司事。一曰配枯。巡港艦武職也。旁立一人。爲醫士饒蠻務。視線逐彈子往來。默誌二人勝負。或一少年推扉入。顧謂三人曰。君等知否。有船名烏拿塔達者。刦矣。奔衛露曰。非昨日閑往上海者乎。少年曰。然。此船載有墨西戈洋四十五十萬元。以此種禍。配枯曰。此必白女鬼所爲。饒蠻務曰。曰女鬼何人。余聞之屢矣。配枯曰。此女姓名不可考。貌極

美膚白如雪。人咸稱曰白女鬼。實海盜也。饒蠻務曰。女子能爲海盜。在吾英領海內。海軍艦諸將領盲耶。少年曰。君勿易言之。海軍艦爲彼敗者屢矣。配枯曰。惜我未爲海軍將領耳。奈何敗於婦人。奔衛露曰。君處局外。宜爲是言。世有好誇者。謂錫蘭之巨象不如伊壁間饑鼠。君信之耶。配枯色慚沮。不一言。饒蠻務曰。此女子歷史。君等能言之否。奔衛露謂少年曰。溫德布蘭君知之綦詳。請爲饒蠻務先生言之。溫德布蘭曰。伊事夥。余安能盡。惟彼破慳者之囊。以濟貧困。實爲宇內快事。蘇臘巴亞富室某氏。一夕爲彼誘去。餽洋五萬元。乃釋歸。又畏希卑者爲英國巨富。一日於此處遇一麗姝。兩相款洽。偶遊海濱。女欲泛舟大洋。以擴眼界。畏希卑固有海舶數

艘。遂如其請。行未數里。忽見一白色船破浪至。既近此舶。女
忽出手槍擬之曰。實告君。我卽海上所謂白女鬼也。爾以銀
四十萬購爾命去。否則死汝於此。畏希卑爲彼所脅。書券與
之。旣歸。女已取銀去。英日與中國均大索此人。卒不可得。饒
蠻務曰。君曾見其人否。溫德布蘭曰。見之。伊寓此旅舍。見之
者衆矣。女長身玉立。兩頤紅艷如夏果。人心卽如鐵。彼美之。
目乃如磁石。一見即爲吸去。伊黨羽極衆。星加坡一帶海盜。
咸奉爲渠魁。此女子艷麗天生。全球殊罕其匹。配枯曰。止矣。
徒繩其美。不能當一麪包。且觀吾彈子。二人復相角。彈子走
板上有聲。饒蠻務溫德布蘭旁立以觀。忽室門啓。一人自外
入。曰。諸君恕我唐突。此處誰爲饒蠻務先生。饒蠻務趨與語。

客曰。願得一祕密所。與君一言。饒蠻務延入所居室。客曰。君來此幾時耶。饒蠻務曰。余來已數月。客曰。僕耳君醫名久矣。饒蠻務未及答。而心輒喜。蓋世人交友之道。未有不自誣詞。膠合也。客曰。君以何時返英。饒蠻務曰。六星期後即行。客曰。今有一千鎊於此。一星期可得君頤之否。饒蠻務曰。焉有此哉。有之。余詎不願。客曰。君於痘科曾研究否。饒蠻務曰。余會習此二年。前倫敦染此症。多由余治得痊。客曰。一千鎊在君囊中矣。饒蠻務曰。與君言久。尙未叩君姓氏。且未悉至何處診疾。盍示我。客曰。此時不宜言。君果諾我。尙有條約語。君。饒蠻務詫曰。奇矣。世安有治疾先立條約者。客曰。此事誠奇。然一千鎊卽爲售奇之價值。饒蠻務曰。吾諾君矣。請語我以條。

約。客曰。一爲醫金一千鎊。君願往。先付五百鎊。二立約後。卽時啟行。不少緩。三回時。不能以所見聞語人。饒蠻務曰。以何時往。客曰。今十一時矣。余以十二時遲君於海濱。言畢。卽檢五百鎊銀券畀饒蠻務。匆匆出門去。

第二章

月色初上。潮來拍岸。有聲時。有一人徘徊岸次。若不耐海風。凜烈者。印度巡捕見彼。躡躅行。恆來察視。時有二人肩輿由遠至。一支那人自輿中出。貌尊嚴似顯者。趨問此人曰。君在此候友人耶。此人漫應之。支那人曰。君所候之友人。將延君診痘症。曾許君一千鎊耶。此人不答。心頗厭之。將避去。支那人忽變英語曰。饒蠻務先生。君信人也。乞恕我。我特試君耳。

饒蠻務視之。卽招彼之客也。遂與客偕登舢舨。船行甚速。海風習習。令人意健。旣出海口。見一巨艦遠泊。其高如阜。緣梯登之。遠視港中燈火。如倒懸碧落。星斗纍纍。馬車轟烈。騰山欲起。此巨艦爲中國海舶。船主暨各役。皆中國人。艙極深黝。黑如獄燈。燄小僅若燐。數尺外卽不能辨人面目。饒蠻務與客並坐。客不多與接談。面有愁慮色。徐言曰。我等不幸與君入盜艘矣。我貌爲中國人。君誌之。勿與我作英語。饒蠻務諾之。心輒忐忑不甯。客曰。君攜有手槍否。饒蠻務曰。有之。客曰。置左右。勿少離。饒蠻務心益作惡。自念同行者不知爲何人。今又附此不可思議之海舶。一己之外。絕無可恃。此五百鎊金。不啻自售其生命。果余死者。此金又誰屬耶。時海風驟起。

巨浪撞船脣有聲。船益高下無定。生人當得。意時好風皎月。
天亦樂爲之助。一旦愁苦。顛沛嚴風怒潮皆猝集而故與爲
忤。饒蠻務所處之境幾疑天困之矣。鐘鳴三響時屆夜分。饒
蠻務漸入黑甜。忽聞有人語曰。饒蠻務先生。君手槍何在。饒
蠻務急起索之。已烏有矣。大駭無以爲計。客曰。君勿訝。槍在
此矣。言時以手槍畀之。曰。君慎之。我輩生命繫於此。君當危
急時得此則生。安可高枕眠耶。時有一身短而黑者。經其側。
客指之曰。此人名黃豐。著名海盜也。我輩不幸陷彼阱中。此
時惟靜以待之。俟彼先發。徐圖應之之策。饒蠻務益皇局。蜎
縮不少動。客佯作倦容。頃之鼾齁聲起。饒蠻務知彼故爲此。
以誘敵然海盜聞之禍必速發。此鼾齁聲不啻宣戰書也。有

三四水手坐臥其前。饒蠻務念禍種必自此中發目注之。不
少瞬彼一搔足一整衣咸爲之備。久之絕無朕兆。方私喜得一
片刻安靜時身後忽來一人。方以繩作巨圈。加彼項上。使一
回顧狂吼聲出矣。饒蠻務驟覺喉痛如縊。欲發聲已不可得。
忽聞槍聲一鳴。喉中之繩縛愈急。蓋縊彼之人已應聲倒繩。
纏手中未釋曳之愈力。饒蠻務與此受槍之海盜俱暈絕矣。
客起急解其索。曰君慎之。敵至矣。時一槍彈出客之左耳下。
客伏以避之。并肘擊饒蠻務。使伏槍彈又發。客反槍擊之中。
一人連擊之。無虛發者。饒蠻務手戰不能舉。思擇一避彈處。
倉猝不可得。客手槍聯發。久之若空無所着。視之羣盜匿船
下矣。時兩軍拒敵僅隔寸許之木板。且不知彼爲敗卒爲伏。

兵。相持三四分鐘。忽聞呼噪聲自下而上。約八九人。似停戰片時。各受方略。爲此出奇制勝之師者。首一人卽黃豐。趨就饒蠻務。饒蠻務槍未及發。持以擊之中腦。踣矣。後人繼至。爲黃豐所躡。亦顛。饒蠻務力擊之。并斃。餘人均就客戰。客槍斃其一人。躍起。遽奪其槍。擲之海中。客張空拳。相搏。敵垂勝矣。饒蠻務以己槍授之。又斃其一。餘人復匿艤下。客曰。我輩再捷。渠魁已斃君手。餘卒竄伏不出矣。然卒不敢下。慮爲所中。時舟行甚利。風帆張如鵬翼。東方已作魚肚白色。頃之紅日一線。界天而起。海水蕩作金蛇。四面濤聲如奏凱歌。聲極宏壯。天明後。視船中死尸縱橫。腦汁血漬。灑滿船板。客忽呼饒蠻務曰。君傷矣。左臂血流。何也。饒蠻務乃覺大痛徹心。須

矣。不可。忍。客曰。君略耐之。彼伏艤下諸人。余呼之出。使助操舟。彼敗匿不敢戰矣。客作中國語曰。出者赦免。否則余銃不汝恕。有三人應聲出。跪求免罪。客領之。饒蠻務曰。尙隔水程幾許。客曰。近矣。言訖。示彼所向。水手謹如命。無敢抗者。日漸高。炎氣相逼。炙腦欲涸。饒蠻務臂痛甚。欹蓬背下。藉避暑虐。日光嚴毒。如針有芒。尋人而刺。視移寸。暑如度一年。久之。日乃匿於地平線。下舟中人始得舒其呼吸。饒蠻務又詢以遠近。客曰。實告君。主者命余延君。須至彼舟中。無定宅也。饒蠻務益駭曰。如此大洋。巨舶小如一萍葉。當於何處尋之。忽聞客大呼曰。船至矣。船至矣。饒蠻務喜極。忽臂創大裂。暈矣。

饒蠻務醒時。景物大異。所臥處。錦幄四垂。懸鐘丁丁有聲。蓋已易一極精美之快航。拭目四顧。忽有所覩。時饒蠻務年已二十四。此時目中所見爲彼有生以來所未覩。卽由此而至百齡。苟彼目尙存者。亦斷弗能忘。此日所見。蓋一絕世麗姝。坐其側也。此女子身著白衣。粉頸玉頤。縞素一色。身倚一小榻上。雖不語。亦含有情愫。至其如何美麗。閱吾書者可想像而得。必求其眞際。雖饒蠻務亦不能描寫萬一也。女子側臥。一狗狀極獫惡。惟此獫惡之狗。乃益顯此美人之妍。美人坐此。若預待饒蠻務之醒者。饒蠻務揭帳外視。適與美人之眸相對。美人笑曰。君蘇耶。已入睡鄉四時矣。口音嬌媚。眞浸饒蠻務心肺。於酥醍使之臟腑沈醉。饒蠻務已忘其臂痛。私自

計曰。果多得彼美數言。當已吾疾不知自擇。何語以誘彼使惠我嘉音。乃佯作恍惚之詞曰。此何處耶。已出彼凶人舟中乎。美人笑曰。君得嘉夢入上帝天堂矣。饒蠻務曰。天堂耶。彼客竟何往。美人笑曰。君友凹露臥士至下艤休息矣。此時饒蠻務乃知此客姓名。又問曰。此究爲何處。美人曰。此船名孤星。余卽此船主。饒蠻務曰。敢問君何名。美人笑曰。余真名爲亞籟。世人爲我命名。則大異。饒蠻務曰。君自有名。何取世人命之。美人笑曰。世人所命。雖非予真名。然足見真我。余白女鬼也。饒蠻務驟聞頗驚駭。然驚駭之心。終不敵其愛慕。彼女卽豺虎。已亦甘膏其吻。惟慮齒齦不及之耳。女言已。卽隱去。時饒蠻務生死之念。又生。自謂曰。余卽死者。僅得彼美數言。

殊未足酬死之價值。繼思彼所誘獲，均擁厚資者。余一竇人。
家資僅餘五百鎊，仍得之於彼者。伊胡爲爨己糧而自食之。
使余診疾之說，或確耶？忽聞有足音至，凹露臥士入矣。謂饒
蠻務曰：君臂痛愈乎？饒蠻務未及答，凹露臥士曰：自香港至
此，已五十英里矣。饒蠻務曰：君奈何诳余來此？鞭石固不可
得血。君知之耶？凹露臥士曰：君誤矣。延君來，實爲治疾事已。
卽送君還，無他意也。饒蠻務曰：然則胡不預言之？凹露臥士
曰：預言之，君且縛我。君焉能隨余至此？饒蠻務知無生命之
虞，且得與美人相對，獲彼厚資，此行真天堂矣。膽氣一壯，臂
痛頓止。強起坐，周視艙中，陳設極麗。顧凹露臥士曰：此船製
之何處？凹露臥士曰：吾主繪圖督工匠爲之。饒蠻務曰：是白

女鬼爲之耶。凹露臥士曰。君詎可爲是稱。宜呼以船主。饒蠻務曰。船主賦此麗質。又有異能。眞神人也。凹露臥士曰。船主異能殊多。卽君所工之醫術。渠亦能之。惟彼兼麗質。異能天畀。渠以殊性。君須慎。與周旋。勿褻也。饒蠻務聞之。如置熾炭於水中。頓消熱度矣。徐謂之曰。彼之殊性何如。凹露臥士曰。彼性嗜殺。非煦煦婦人比也。時來一水手招饒蠻務。曰。船主召君共食。食具矣。饒蠻務聞之。如奉勅令。卽隨之至船主室。

第四章

船主室極莊麗。爲饒蠻務目所未覩。旣入。見白女鬼一人。靜坐樽中。滿貯白蘭帝酒。若專待渠至者。饒蠻務趨入座。白女鬼曰。吾遣凹露臥士延君。吾島中生命。賴君存活。饒蠻務答

以遙詞。白女鬼曰。吾曾治之。弗效。故特延君。饒蠻務曰。痘症危險。惟預種牛漿者可免。主曾爲此否。白女鬼笑曰。余五年前曾種於巴黎。饒蠻務曰。是不足恃。必再爲之。乃免復發。白女鬼曰。乞君爲之。何如。饒蠻務思藉傳漿之說。一親芳澤。今聞此大遂所欲。喜極幾忘。進食歸至臥處。取所用刀圭。至時白女鬼玉臂陳矣。白如積雪。溫度近人。又如香玉刀甫下女作微呻。饒蠻務色猝變。恨女所受痛楚。不移至已臂上。實則女未受巨創也。治已。饒蠻務以帛裹之。親爲結束。返至艙中。心旌搖搖。不能自持。時天垂暮矣。夕陽在水。化爲金液。饒蠻務至艙中。遠望見海水平鋪。色碧如玻璃。惟經船行處。劃破空明。一片在愛惜。此景者必視如美人之臂。不應受割耳。時